

書

管子權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趙按此篇
多錯簡不可
讀

短語九

評 逐節生枝翦段雖玲瓏瑣玉葉金豆耳非大

方之家大約文不論奇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

則小

評後廢大奇矣時出危言易衍動人又時與言
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作
倣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
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而博此
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評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其稍可通為置
解政恐郢書不免異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
耳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間故
非平正通達之比尚書且命此亦有意擬之云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

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可與

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倍堯之時混吾之美

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

此亦言非有出人之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

足童山無草木曰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

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行若不出百里而故鄉而不理靜也雖

管子 卷十二 章十五

趙。按詩音
奇物體不具

趙。一是有
發一足無發
以恥辱之可
以當死也今
周公之刑法
雖詳有斷指
之罪斷首之
罪斷足之罪
充論于獄使
不致枉法雖
善而民猶不
服蓋謂古人
法簡而治今
人法詳不治
也

趙。大昏謂
甚昏昧也博
夜後夜也謂
長不明也所
以甚言今人
之昏昧

公卿不理其獄一跣一跣屨而當死諸侯犯

著一隻屨以耻刑通一跣一跣屨承象刑之化也

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

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

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

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

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

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

之所養有不足人既情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

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

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大昏也博夜也暗昧

之域則倍堯以前為然也演昏昧也夜息也上皇

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演昏昧也夜息也上皇

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

之庸息下何毀救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

也其倍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
曰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
復爰應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
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
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
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
也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也賤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
也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通刑
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博奉以
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嗇上隆

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

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
之賢者貴之

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
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
始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自秉以風儉

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

穀穀而如珠民大誣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軌

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

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

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減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通禮樂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敬事業賤故眾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為陰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王之陽以向日則火燔故勝火其化如神言珠之玉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

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減珠玉諸侯減金石大夫畜狗

馬百姓減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歲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歲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通四減皆國蓄以待穀之貴

賤而權之者無減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興時易化上

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

不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

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

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

亦為之傷悼之令見其戚容人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

然若藹之靜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

氣而和順雖有藹躁之人亦皆恬靜之喻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

水也使人思之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

人所生往通四若四人分喻四

教秋雲夏雲藹靜流水嚴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

意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

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辟

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

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不肯者化焉秋雲始見

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閏悅以言教格以

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

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

一關于身此關不行矣故貴備焉備身如坊表昭
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
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皜禔
身律物不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
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
祭而祈福者也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
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使其賢不肖化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
而使之則不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
得不化也犯故於為政少用為

也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

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

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象則政陳

常樹軌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

是教曰內心之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

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

用回心不用革面用恥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

神斯為使衆而喻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

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天下人心寡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

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富適之曰甚富不可使故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則甚貧

中適之曰甚富不可使故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則甚貧曰甚富不可使故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則甚貧

知恥也不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也竭也云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逮已也

之其兩必邀已上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

也本愛而無親則流其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力親左有

用無用則辟句之若相為有兆怨而雖曰當有所視

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上短下長

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不得短而下持長其

能懷怨以敗國故通田常子罕之擅刑施上無度

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此上短下長危

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詛

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禰

尊始也祖禰人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要盟欲為整齊

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

政者所取則故通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

是為德威唯威生殺天之威靈刑賞君之威權薄

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

敗心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

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演盟必質於大

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秉倒持于是

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渝者傷者接至

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者輔政之用

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

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雷霆尊

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券矣。此惟威

惟明威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

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

政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

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

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

明之然後可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

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

管子權郭音九十五

立斷強立其志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

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道夫也

莊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夭厲厲疾也六畜遮育五

穀遮熟遮猶也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

得用人俱富而力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

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敝故君得久長壽考民

得恬阜物得蕃穰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

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

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可

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若何問曰忽然易卿而移

黜不肖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演俱賢如兩鼠鬪

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衰必先而奪人故用

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

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

反轅孫叔勝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

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

勉之通允變則窮葵之後振恥起衰故上得幹蠱

之譽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應言

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

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

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

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不有而醜

天地非天子之事也地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通醜

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

配天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稅稅傳革也稅

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有

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民死信

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竭利不通革主

革故鼎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

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

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弊也者家也言國

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

通周禮大弊羣吏弊計也合家以為國故計國者

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通長

來為句君操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

趙曰按別本註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

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

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

力用功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田有

宅然後可以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

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

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通行民之所重一句

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

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

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貧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今使衣皮而冠

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其既乏於衣食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

而苟且故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

而雕卵然後瀹以灼之雕橈力道然後爨之皆富

為也楨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百

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趙。按罷至。樂謂耳倦然。行也。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通凡富者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通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通畜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屬下句言馭臣之術用令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當變化富者之用也與而後多奪之也化之使貧或先少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予奪使輟摠言用臣之柄徒以以下六者則予奪使輟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耶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我此太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因材器使不在予奪數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名而無其位以驕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裸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於我若此者順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作聲譽或令其有通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任如秦賞功之爵收春秋

考課以時而黜陟有襍臣有僭越襍也我以禮齊

而居之臣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

以動眾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使服事服行者也

必成辯以辯辭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則使招來

而請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廉以標人而

清廉則使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

可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不能使之而流徙

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之堅強

反乘以教上也以下三種不可使不能使皆亡之

却也堅強而來固為亢以矯令不受祿爵之糜廣

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此謂國

亡之却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守常

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上信

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馭子朗反緣即捐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媚結

以求寵好馭馭市儈也大賈曰馭臣以功力市上

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脩其教不易俗齊其

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

受大祿。馭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

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

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民欲佚而教

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

教定而國富。積財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

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

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

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事

其時故君司變者不受變。內樞其神外循其文。變美也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

可表。反此而傷。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

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飛端微眇而起。用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蓄

及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故緣地之利。緣順承

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

也開國閉辱。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則承從天

之指者。動必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

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道必行也無擁故開其國門

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演地利有定宜緣

其宜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

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

明為榮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生陰汙

為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

舉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國門開

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柰其等辱亦既有辱

神唯有報等爵祭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

其等當今巫祝以禱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家小害

以小勝大因此小損以勝大災損負其中辰其外

既以謝過又當負中心無所專固有而復畏強長

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而物正以視其中

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通柰其等辱以下

難解臆之等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等於神

等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

明神次者操牲璧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

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

管子權人卷十三

安能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
大如擇袖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
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
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
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以閉辱
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教胡以備
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教者事至此如何救而可通此非寇至
塞門塞門政與關門對亦屬任賢玩善言說承上
開國閉辱一正一反此為不能開而臣有以自樹

者擇天下之所宥

謂不為天下所疾者

擇鬼之所當

謂為神所

福助者也

擇人之天之所戴

謂為人所戴仰者也

而亟付其身此所

以安之也

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

通君明何

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關忽有塞則大姦場竈而擅

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

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聾百姓無教且

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

之若何

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

通

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

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弗二應其術則申韓之

名法御數也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

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

踈之母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答寵納侮使人圖

之猶踈則數之母使人曲之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已隙者也舉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

大踈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偏怨此所

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吾欲優患除害將

小能察太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

欲為此事如何潭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長樹喻

亦公之問辭也固事之母入既才能誅且固事

不可伐大臣根黨固事之母入既才能誅且固事

也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必反禍魯孫于

季氏衛出于甯孫深鬻之母涸鬻謂探其深情常

也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母滅當

明不善令人皆知生榮之母失謂生筭殺之心若

之無使昧滅也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今他事有十言

不可誅之時必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今他事有十言

也雖凶必吉。凶也惡稔易誅吉也。通君馭臣唯攬

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

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

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

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眾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

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蓄積其財通無事之

待即國家閒暇總脩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

也下兩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

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評蘇秦所

言臨淄鬪雞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

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清淵

駟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屢其俗豪

奢倡優遊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哉千歲毋出食

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

積之本縣通鄉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

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通國無異人皆主

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

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
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
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
之上此謂利無常積財既入市則亦積一分可謂利無

也常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

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

利一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評漢挾書唯管子出最早

蓋法家之漸于俗盛也故賈龜用其法以啓文景

而不行乘孔用其利以平準湯杜用其刑以無官

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非武帝創也管氏流禍耳

要管氏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微文外傳內政諱

言之亦唯三鄉四民之業此其託耶至談及不化

後移貪賈賤壟斷之術亦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

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

利之人而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

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

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

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

之使為興通欲任賢去不肖故簡視其不可任以

利者之長通管子卷之三 齊三

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

財乃彌積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言此

人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既有

又有言名然後可以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

至於承君之酬報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興

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贍利亦當

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

以養君豈專自贍兩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

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國

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

空政亂踈貴戚者謀將泄踈貴戚則有外毋仕異

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

經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

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通懸

怒不斷作讐內泄君臣為誣損體大消三堯在臧

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罽凶乎難使三堯在臧但懸

管子

卷之十一

秀冒共

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此乎器即通連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

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

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

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

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

子小人紛處本末倒逆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此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

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不平令苟下不治

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君之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

畏何也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而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功

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

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

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通

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

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日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

管子地員篇

秀四百卷

管子地員篇

出功立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

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通。始祖建國必有

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亡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

不啻疏此孤國也。遠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條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

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強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

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

之成而無害。大王豈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

携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

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

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踈已親好交外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衆而約。謂與衆為實取

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密在言更成

顯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

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

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

管子

卷之九

三

於下知則察而後可以行之置之於身勿也通古時民生養

未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

是故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

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

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

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侈靡相合蓋

實取行陰利禍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

富而後強先自利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贍利

是以曰放身然後行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黜

其時

黜黯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

重送葬以

起身財

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

通

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

文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

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

曰合此謂衆約

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

通三年長

喪聖廬草由啜糜深墨黜黯其時此重喪禮也重

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校心不以天下儉則

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

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財為用用

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為殖之術，則絕

聖大盜之說，蓋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衆要用巨瘞

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

培以役美龍墓，所以文明也。龍墓高美文，巨棺槨

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

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

也。次浮謂棺槨，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此

壟之外，浮謂棺槨，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此

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

鄰里為食以相餉，如此則通相銜，親恩情結固。鄉

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

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各移也，俗禮殊異，則人

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觀誅流散，則人

不眺。丘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

不眺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

所而歸之。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利

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

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

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

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

管子卷之十一

六十四

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
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
止人俗不斷方井田之數方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
令轉移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
也通四匹謂之乘馬十六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
井曰丘四丘為甸陵深谿皆有靈馬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
鬼神之祠使人祭之也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
也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
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
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

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
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
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通
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
之所入厘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
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
削減其地與次君始者謂始為艾若一者從乎殺
受封之君也與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
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從者艾若一
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若一
管子

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

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上事。句

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

也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畝猶

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

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

人自取其後通地與他若一以下承上斷方井田食數

而言艾治田也地與人一而富不如在治之耳治

之而與人若一此新國勸耕辟土之法雖畱畬而

攻苦田新當以其食從殺艾若一而從殺若一則

新田比人成田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

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

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

事重農務本寬賦勸功政在養民無先此矣上事

以民事為上而我不急利生功則督其民而有較

功分人之利焉此王霸之辨有心無心皞皞驩虞

之說也方里至百千皆從十起數以畝廣之其本

皆由農田始故始建之封艾王霸之事功率重本

也田井之治地藉徹為不不起畝稅是殺者并

而免之及其畚稔而後齊一民收于前君收于後

所謂先人而後已也一曰從殺是凶年也記曰年

雖大殺是免科者逆殺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

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

後之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禮也故句戰事之任高功

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

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

主斷不可顧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

治故君名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

所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

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

無益也其凶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凶

謂空上之而已而役賢者昌成賢則功上義以禁

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

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

親疎之殺凡此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
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省不冒而臣勸無溺但
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職獻功以上
聞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祝史序事有上賢之虛
名而無役賢之實績無益而適止耳故上不如役
役之而差其功勸其職使下不沒利而上義可以
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闕應尊祖與尊鬼闕應此段
大指首揭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
尊鬼以戰事鼎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役官

不同等也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條無害是以
廟中之序用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用殺以壽賢
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適則為主之不可輕也

載祭明置

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

高子聞之以

告中寢諸子

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

中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

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恠之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

言何

故不送公也

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

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

趙。按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

趙。按汚殺之事人猶言屈已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人。句諸侯舍於朝不與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

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

得母與女及若言。至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

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

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

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

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

夫不能服也。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侈靡

家即其事也。不相聞所以軋入為取意証耳曰不為汗殺布織

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侈靡變化財不得富

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謂

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

道謂先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

也。國貧而鄙富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

之邑必苞首財貨好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財國富

遺朝以市權利也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入。通上

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利積貯下利通市無積國貧而利專富於鄙奸商

游賈矯取利乘上乏而墮市其美如此則上困多積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人無廢質之利則

市不通而人莫盡如也如此則下困而究上亦困

何也為本末相為勸起新故不可不以時化而定

耳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強兵市也者勸也勸者

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句而未事

起不侈本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事不得立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通

本善為向主欲興本之善借末侈以起之末貨不

流行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

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

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

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通備如左傳脩都之脩夫

紂在止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離之鬼神怒

而故無有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

之攻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

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

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

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通有時與上然後

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

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

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
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
通萬諸侯

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率不能統一民無聽

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

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
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
通民鈞無聽必為

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

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
緣順故常修理法

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
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脩法政治意在

緣故而更制以脩搃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

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

取天下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

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

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

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

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

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以

下進行悠眇難于吊詭深揣臆解未敢信然舊註

大井公曰何若

問何以獨對曰以同

以其德智

同故取也

日久臨可立而待

通

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摩

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已日乃孚非主

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孚非惠心惠德必世後仁

何能孚以同孚道也日久臨已日道也如是取故

法一日備而更新不戒而孚不崇朝而徧立而待

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橐食小祀其神不昭故祀

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

同民泛矣孚德厚利之所感知禱之以祈神不在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

沉沉浮之祭也縷帛即奠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

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

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

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指相照在仲丙

而寄之三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軌屈詭欺人

耳鬼神不明

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不能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神禮又不敢

也明橐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

此論桓公之隱雖以

其報所以

沈浮示輕財也

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

報曰沈得報曰浮或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

曰祭川曰沈浮也法象與人定期人故為禱謂先人禱朝通祭祀之

則率服皆順從也神祈福祥朝通祭祀之

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名以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

者重名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謂

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智鈞同財

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智鈞同財

爭依則說則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十

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通民期成

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期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通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

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同於我

而乎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

而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

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

識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渝者

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

邊曰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

故不可以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

常智觀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輒為變此請問諸

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

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參驗知其委變之

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通請問諸邊非問辭

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

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

從遠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給之也通楸表如後世烽火泛邊外以傳內外

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防外拒寇以

食以給外故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

曰相備也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種獲

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

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

或伺我虛實觀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

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通

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

成羊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

不重同行入可不有私向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

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通可不有私

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

管子權卷三

三十五齊四百五十五

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場往來之使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通使能

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

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

萬世之國通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為實必因天

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

使其小毋使其大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

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

而圖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通弃其國寶屬下句直

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必其

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

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道能

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

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官官為君即

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

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

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能則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

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

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

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

散官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官則衆能

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

已以兩雄角君子者勉於亂人者也君子者德民

察人不為非見亂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

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通輕重即申大

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賞

之善變為惡亡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

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

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

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

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

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

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

輕則可使則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不可起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則重者不限輕以為死可以道使輕死毋

全祿貧國而用不足而欲全其祿不與下則賢去

也足毋全賞好德惡句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

者乃常人若此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

無人皆樂推故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比也第之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

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雖強弱不犯

則人欲聽矣則人雖輕弱忠義敬哀事大字小兩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

大國禮之何加功於人而勿得求功而不所索者

遠矣者當遠之也民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先

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

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橐橐四海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偏私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能

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之使君私交者夷吾

殺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衆不勝怨家之多則羣

殺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

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臧孫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
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己而後
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狹而無遠內
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
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
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
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既天下忘其德安生
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衆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衆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
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
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知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知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
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通于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

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

骨肉之親但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

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

性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

事也臣雖屬君當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
以事親之故事君安其位
者則臣但以義際臣無愛敬或化為
君無愛敬故也仇敵故不可不謹
也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
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
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
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
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偏黨
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
材能當引用之不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
可留之於彼身

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

良柱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

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

烹之食事亦不擾也故通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

老死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則君量

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
貝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
通

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

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割烹皆熟

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為不可

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令逐

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通)古况字遺利君之使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

孰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

之尊嚴莫與大夫事左(通)連中國之人為句謂人

誰敢窺觀之哉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

於危社主哉(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

已用如此則過君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

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

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

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通)亦

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法而禁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

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通)天地

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

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

無所易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通)謂得天變化日新

尊高而不得人者卑而不可勝故聖人重之(通)謂重

崩壞者也不得謂重人君重之故聖人重之(通)謂重

從新者也得人散利以同民者也天道變化而有
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
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卑結
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
乃不可法故至貞生至信句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
也言往至絃句生絃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絃已言生而應
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絃來皆自有道不務以文
勝情情以文勝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衆非多不能勝之
生至信句往至絃句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絲約
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
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齋儼然
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
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
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
之極也若能紀神而動化變流弊能與化起而王
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
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

應42

3

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
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
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
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
來也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
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者凝於內者也
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
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腐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
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而王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

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
理或幾乎不全

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
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

民艱處而立焉人若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
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

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為不憂
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
利欲之

心合而無防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
謂行

生姦謀故難合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
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

懷愧之心也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應上文其小行

之則俗也

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

以為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而

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

懷息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

無使

下人每至時承當

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

既下

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

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

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

道。一曰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

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急而時為

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

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豐侈通商人之利

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法也借財以鼓

入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

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歲而外息

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矣必

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上下

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

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枳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

端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

一章文義指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鄉

而處不擇君而使商入常隨利往來故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商人出國略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

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益於國

容受而取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

工商二族依之以為通不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故上侈下靡而君臣

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藏相親則情公通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此君臣應

上言利又歸本篇侈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棘

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徙邑移

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通貪人必

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

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

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呬者不出

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

哉

致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 **通**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云之為言論叙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

心不慕已勿 **通** 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士之

上不服則 **通** 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為役。一曰強

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

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日

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

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

人但虛懷接物賢 **通** 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

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

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曰日為君月為

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

用盈則饒也。虛則誦也。誦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

一比于誦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

而成歲臣可服而戒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故

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

則薄而少之如此則 **通** 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

必自來其理可言也 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

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謂多所愛所愛多

而與用此以為處身通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

之行則其理可云矣通好人行則其理可云矣

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

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

所施政教與時俱往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

若無所不能故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

不可進取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

之感唯應再殺則齊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

伐紂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

也以下公問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

之辭也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

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

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

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

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

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

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

管子

卷之三

四十六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也。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之伐，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

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

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

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

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感，或以其滿為感。感則物應

虛為止。虛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實也。

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

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

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

管子 卷之四十五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

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

方寒合而未有時可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兵

以決斷罰罪之事也

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未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通運謀節

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

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勤

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

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

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

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

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

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

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橐籥用時之殺滿為感

之虛為止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

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

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
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聖人

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三候之
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
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
將合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
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
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
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
如是余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齊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

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

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

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

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青醜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

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

受之者須預有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

應之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

不能必則其亟而反其重咳連上不必為句動毀

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

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此

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

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

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

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

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

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

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

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

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

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

瞻民常醫用之亢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

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
 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誦之以正水無形而有
 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
 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
 盛盈以重終陵以陔其奮也少之氣不可遽而沮
 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陔蓋天地之運不
 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之應
 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在
 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

調為燮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

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點餘氣之潜然而

動愛氣之潜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潜然

已潜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通沮止也

靜也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通沮止也

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潜而動潜而哀則皆陽候也

胡治之氣母子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孤

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

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毓之即葆其元而
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
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啓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
煉脩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持其靜以治其動
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
位而現 怡美然後有輝怡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
察之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心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
以待 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灾而德禳或滿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演

滿虛哀樂之氣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
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
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
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歷盈
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脩之心其精治也脩之
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
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怡美
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
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

八八風浚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交為用三

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亦不生幾于

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

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毋生子而火于金則

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离曰畜牝牛吉

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内經二火與土而

中然則天地之不足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

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

以殺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

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滅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

記三王夏啟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

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慶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

後運之合滿向所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

藏隱可得知之乎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

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

回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

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

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滅之問所以極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
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楮物觀風氣以備省而誦

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

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
又百歲之後天下分

崩鬼神祀絕矣通世數未來之測非運氣歲

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

法則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

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
農事稼穡之地

荆棘生焉故草之屬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

朔漠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
亂則聲服俱

變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馬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通三晉篡君之

侯婦人為政通七國母后之擅鐵之重反旅金君

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通兵甲

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
而悲者食

多鹹苦之味者通下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

婦人之所好

歷三代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

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則谿陵山谷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

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通秦巡遊勒石之祀

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而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

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

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燠燠和者也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為來鼠

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

陰陽為華若洛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

益其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楮物也。通術故悠

光輝

眇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離合時變之

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逼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醎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闇曰星殷祭陽曰燠周祭日以朝及

闇曰星熿曰朐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管子雀

卷十二 五十六 文三皇子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
應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回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入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墀封樹之變三社松柏
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
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評此後世識數緯
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
所不談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
又其誣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
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
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嬖人之必
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華興之數耶

管子卷之八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
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絲
絲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
壹開竒說異人幻術鬼師蠱起別有一家數學流
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
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
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竒也侈怪迂徵應前
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
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
竒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
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
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
又占夢以求其解則惑矣

①演侈靡可命乎曰不可作于涼猶奢作于奢何
極有聞慎乃儉以率民未聞以侈率也有聞化
民以儉未聞以導侈也民之于利勤矣君人將
塞漏脩坊以止流之溢而反其原不給又自從

而決以注乎太古標枝野鹿穀食鷄衣上下一
齊有財無用之後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
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備故通之功事利
之化居有無所以成禮顯道養萬民而宣教化
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哉以一風俗而稱人心
之初惇倫起化曾權設陰陽籠愚天下之心以
自行巧而奸富壞民俗乎哉予評侈靡所條之
務別無外竒摠只以先王倫常之陳下為灌輸
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已之務冥施心計一

切岡市之媒使矯世者憤而訾曰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八于
蹠之道乎王制云析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篇當
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游士挾術橫議
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
附王也則管氏不勉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驕
淫內嬖已又以三歸樹塞阿君揚涕而階之厲
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報政
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澣衣敝裘

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起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也道將不害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攫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演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堯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時六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

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
宣聖已生末光之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
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九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君嗜欲充益動遠

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上順道

得母代馬走

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葵其羽翼

母

先物動以觀其則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

知道之以無心有其心也無心道役我有心我役

道道而可以我後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

無代無先神完則著故靜為動根不失位乃自得

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

能走者

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

盡力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

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

喻情欲

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不潔亦智乎

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

從而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知其欲求之智終不夫

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演智乎通于神

舍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

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物其巖也淵而不測

其來也孔而不通其發也源而不涸其用也決而

不過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獲神哉智乎有

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故曰昨者神

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其虛乎欲

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不自許

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欲也

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求

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入舍留處不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

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

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

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

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

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直人之言不義不

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

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

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誰有能知

其則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

不可也潔其宮，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

伐也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

目欲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

而下離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機之

用本在去私去私則靜靜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徧

立智不能盡謀，立強與智然後所物固有形，形固

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

之事，然後知道之紀，無事為紀殊形異執，不與萬

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

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

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通惡死好利，自心好惡

之尊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歲而厚片

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孰其從而

管子卷之三 子四百五十六

失之是以吾所大患為吾有身是以君子不怵乎

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恬愉惡死之意

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

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

明變舊章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其

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

道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

也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

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

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

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

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類也評此心術解

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與版法等不同往往微中道中人之言非道外者

所解著書者以旨玄自為經傳未可知宙合亦然

謂韓非則大廷庭矣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

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

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

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

制於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

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毋先物動者

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

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

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

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也故曰不遠而難極

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

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

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

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通

黃庭曰神廬之中常備治積精香潔玉女存人皆

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此有

然後知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

莫能虛矣。虛者無歲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誰者無能歲隱故也故曰

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減則奚設矣。

既不能隱藏則無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

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

所位。赴也逆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

趙○按言人
求知必先
修己設心以
待人之設心
則非虛矣謂
之虛者以其
無藏也又去
知無藏後

不求不設心
無慮而虛矣
法非

同故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生知

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故德者得也得也

者其謂所以然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

自然者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

道也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

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能不別

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

間之理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

道德不出于人間倫叙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

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義者謂名處

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

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

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

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僂禁誅以

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

道權道者事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

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

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

規○操事至
則應非先設
以曰不宜言
以前義也注

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通

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恥

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

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

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已後矣因非吾顧隨

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

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

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圓也。不知深淺之固城也天之道虛

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

不伐潔其官闕其門官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

也故曰官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也門者謂耳目

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

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以形

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故曰聖人不言之

言應也。言則言彼形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有

所為不故聖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

人得不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

也。見形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

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

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

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故異也

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物

而為萬物始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人為天下始也

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

惡。為好所惕非道也。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

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

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

物。舍已而隨為法者也。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

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眾在

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為生。

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

所用也。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

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

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①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于前

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因削玉于棘，猴亦玄

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形不正者，德不來。外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

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心，謂也。中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

故萬物盡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

自近以及遠，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貪賄則亂也。

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 ②南華經

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

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者虛其

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

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

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

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

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實身

故曰身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充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却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

故人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

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

卜筮而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量也其

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

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

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慕好也好選擇而不濶故

事無清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

管子 卷之三 四七十五 仲

變通之我之理應物者也。極於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煩。宜故不煩也。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

能君萬物。專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夫地之與同理。所謂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

使物聖人者裁斷而使已也。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心。則無治事加於民。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非功成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入皆操道。然後百

豈不不至無者。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為天下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

主必亂。刑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與

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移。時人。能正靜者。筋羽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戴

大圓者。體乎大方。後能戴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

管子 卷之六 中四、八十六

明必視大明然通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故天包乎

地鑑止而光神含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

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

則遠通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

苟有知金之心則微見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

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

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

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於

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

言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

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

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

為末為末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所以失之

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怒莫若樂節樂

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外

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豈無

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

其利安雖有利事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心又

安處蔑不足資也有靜正之心也

通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

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

言得意感而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然後思有形則

故思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窮內聚思慮則用之不

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

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

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原泉與通假

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為疑也是以誠則明神攝

形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是故

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

下上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演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

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

與入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

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

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
入於非人人見其人畸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
之所脩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
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歲為羽翼大傳須功地
門裏堂上種種自旦暮印解然有得力不解人
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建當立凡所建必有局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
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
儀如非儀也然後儀也非吾儀利不為非吾

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

故皆不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

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

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

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緣其理則知其情順

則情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故苞物衆者莫大

於天地萬物共在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

物皆稟陰陽之中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

管子卷之三四八五仲

或有不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

其雨露枯死止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

管蔡之親也休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

其誅放也萬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於善

物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

人行罰於凶人故天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

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不可廢舍

也。廢舍則百通二句即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變

則不壅知時以為度。則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

則不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演人

身小天地五行四時息息相通故曰天之穿之日

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中天地

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物有

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

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

謂師克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通天道好還人心

管子權

善反况于兵乎内兵志外兵五月我以出人人反

以入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

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

義不可兵不義而還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上聖

人之用兵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

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兵馬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

義信其強申信音弱而卑義免於罪通剛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弱則卑也

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之不間有餘

用於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

者道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

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

則動皆違道故人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

取反身而賊所謂其人入入於身也左者出者也

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通左右陰

陽生殺刑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

寒暑出入之紀矣始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

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

管子

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

月而事以從。但猶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

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

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去善之言為善之

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

也。通去善言為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

其能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

無事也。通二語，吾善能不求名，善事不累事，審量出

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

者故曰：美哉第第。第第興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

美哉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

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通上言審量出入

此中道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

弱無弱，所謂中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

有極之及滿之虧哉。故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故

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

者誰能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

害之也。無所成名則無

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

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

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

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去善之言為善之

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

也。通去善言為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

其能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

然也無事。通二語吾善能不求名善事不累事審量出

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

者故曰。美哉第第。第第興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

美哉。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

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通上言審量出入

此中道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終無。終

弱無弱。所謂中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

有極之及滿之虧哉。故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故

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

者誰能。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

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

乃是成。通未有成為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

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有入無道玄之又玄

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

滅。謂能立。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巨者

為滅如日月之紀孰能已乎效夫天地之紀

天地忘形者也能效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

聽。譽之不勤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

心而待則淑然和。通濁以靜徐清至人用心若鏡

也道在虛一無以有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

無以有譽之言以為事成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

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天或維之地或載之

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

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

及今而不沈墜者必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靈鼓之動也。必有以。通莊子天其運乎語相發

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以靈鼓乎吾得之自

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

搖有時而動則物搖

趙○按或者
指言或標之
或言天地尚
有所以結載
之者况人豈
無治之者故
問治之者狀
下送詳無差
無身之妙而
口耳目手足
本之洋非

也之也通帝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夫或者何若

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灑乎

天下滿風之灑散也不見其塞風無壅集於顏色者

遇風則色慘熱知於肌膚雖肌膚責其往來莫知

其時責問其往來薄乎其方也謂遇方轉乎其圓

也轉復貌謂遇轉轉乎其門雖復圓轉終故

口為聲也耳為聽也自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

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足各有其在非徒

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妙于有妙

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載或搖太極

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

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于或故

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無為

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氣

不得強而名之曰道○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

至微老之橐籥莊之扶搖孟之直養當生者生當

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

有東西之異至於各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則置之

死其鄉則無不均也常事隨時

勿失者之謂正乎有能守其

變通不違於道如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

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

也而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

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也口之習

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耳發於名聲疑於體

色此其可諭者也疑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惠

故可以德不發於名聲不疑於體色此其不可諭

者也不發者不疑所謂頑鄙也

儀常事能守能官能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精

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

為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

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疑體色

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然而諭不存不諭

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重之

至千百世而聖同旦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

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

也無遠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

題。耳一讀
屬上白為是

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

解然後明觴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

諭不可諭而過則相視而咲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咲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棊至于至常自

至無曰與其人往矣吾有不亡者存及至於至者

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

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則能濟舟有波義

於人者祥其神矣神與人理相宜則事有適而無適

事雖有所適然若有適雖時觴解不可解而後解有適

潛默而後解周密人莫知其所以然結必故善舉事者固人

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

將陷於刑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

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

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善也言虞陰陽之中得其正而

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虞陰陽之中得其正而

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

以萬物為策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忘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

之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笑因物以應笑我無心

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難

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天地覆

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

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已交適內固一而外

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

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通難言憲術同出即下

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議

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

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

知雖謀之常曰何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

來自知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

也通自知乃知人稽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知自

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

若此可知為天下之周慎也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

以知內自固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

如天可王天之視而精道既可視天能精之也四璧

而知請也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

其福禱而祈請壞土而與生為天之生百穀也能若

管子卷之七

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

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

是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

臣代

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

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

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

辯與

巧而還與衆人同道

以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

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自異於物逆

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通天

於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

風蓬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

如是而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

應人大矣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

巧謀乎同道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知道之不

背人哉以天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

道狹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

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通明牖于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

本于行太脩則德孤而狹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

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盡于物而危于生寫盡

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

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也持而滿之

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

於天下則名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滿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也。故滿盛之家不

可以嫁子。嫁子則與之俱也。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

交。交於驕暴則危也。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也。無不

其重如石。萬人之力其輕如羽。一人載之。通如天

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

屢遷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

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實力也。道近在身

於已而望之於人終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

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

情則能自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通六合之於身。身皆備

保其身。則何須也。通即克已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

身而遠之也。平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

知養生。則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生。通情身之象也

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恬以行情乃知養

生。莊子曰。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

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執儀服象。敬迎來者。

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令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

可。行儀行常象。將來也。將來也。

之理必道也。演何周乎復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

而來從也。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

有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後四時也時乎時乎

時行物生而天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

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

長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

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

所守。道固守則演遷情動而移也行情引而湧也命

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而已發之和反

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命乃長久道

之一而無貳者無遷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

貞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

之為期。則求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不

失期則性命。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衍時以天

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其道也

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之自

合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

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實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也大明之明非

愛人不予也。於大惜也非有所隱惜也同則相從反則

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

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演昧道謂之不明知

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

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後其一乎古之

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為神

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

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入于無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

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來往未來如有逆

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

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

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

之耳同則一

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詣神

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

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竒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
此等文字

管子權第十三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
下流也獨水地竒竒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子

管子權 卷第十四

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蘇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然寬衍直置只如疏義爾雅排骨而無筋實有餘而虛不足是玄博巧心之士非大文人手。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揮擢手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畧

評曰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火奇猶數行考工叙一物一品而博比變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議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菴也。菴固也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

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

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

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

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加刺如此者概注於唯無不流

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人皆赴

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

卑為室玉以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

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素也者五色

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是以水者

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

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

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產於金石之揀金於水山石

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

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數之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反其常

者。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夫玉之所

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

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如此義也。

廉而不剴，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司六入，玉人龜龍

螭慶忌，莊子自以為洗洋，謬悠連行，參差殆不至

此不至此，乃以為莊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

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咀，咀者何？曰五味。五藏後也。

通未有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藏之精，酸

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

後生肉，脾生鬲。鬲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也。

膚，心生肉。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鬲

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

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

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

越。按此言水之精粗濁寒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注俱非

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

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

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

出焉。凝蹇而為人。凝。凝也。言精液而九竅五慮出

焉。五慮謂耳目。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精。麤濁蹇

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伏聞

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

存亡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於是為

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

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欲小則化如蠶

蠋。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欲尚則凌於雲

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

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

世見。謂下谷不徙。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生。蟪與

慶忌。世見生慶忌也。世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

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

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

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

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蟹。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寒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能亾者，春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也。

萬物莫不以生。得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具者水也。獨能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

生管子託水為正，亦具而生。由取法材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評以水合地應首，又起下諸國之水，此脉絡也。大奇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廻復，其躁速，故令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秦之水泚寂而稽，於滯而雜。味最絕，留也。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

水枯旱而運於地而禱齊晉謂其水慘澹而無光

也故其民諂諛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

詐以其於雜故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禱故其

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

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輕故易清

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

其解即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水清則民

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穢故民心易則行無邪

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

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

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

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

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侵胥民

乃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

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火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管子曰令有時必有其時無時必視順天之

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

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微暗貌五謂

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通五運六氣湯湯惛惛天地

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馬唯聖人

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

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其王信明

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通四時效官于天地

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信也天縣象為明

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

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關信明矣九丘

奠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道上田麥下田稻信

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其產布

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信信

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象

君無為臣有為。君職常臣職順。何以知其王之信

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人使能

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

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憊。既使不能

憊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憊忘則動皆違天殃也。是故上見

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

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

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驕悖故也。是故陰

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

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

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

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

通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其氣

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

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句其德。其

事與下一例。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

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

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也修溝

瀆穽屋行水時方既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

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德也星者掌發為風

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

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

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

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

止人人之逃止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封

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麋夭毋蹇華絕芋

蹇拔也芋之屬其根通芋作芋草生類五政苟時

春兩乃來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

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

謂順天之所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叙不次

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太陽也其

時曰夏夏假也謂時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敵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

故為火氣也以修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

輔也土俗之宜也管子卷之六 太四百卒

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

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

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

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

與之。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過益力。土生皮膚

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中

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

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

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

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為雨。和則

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春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

則落。霜氣肅殺。故周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

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竅。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

令禁扇去箠。禁扇去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在免。袒者亦不

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通禁

扇。筮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月行之。蓋處必掩身

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田惡其漏而傷稼。

管子 卷高 中四十五

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

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通明于天曰

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其時曰秋。秋

也時物成。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

金為爪。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

甲也。性也嚴順謂德雖嚴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

然順時而為之也。失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

也。通旅即聚也。下曰順旅農羣幹衆懃于穡歛之

務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聚彼羣材

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歛

之材當收聚之。懈怠。無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我

信則克。我既誠信。通秋令肅曰時察守義察其所

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

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歛殺辰

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政則榮。春發行夏

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圍

小辯。闕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二

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 (通) 耀德不

觀兵。兵不戢。自焚。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故毋見

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

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 五政曰。修牆垣。周門

閭。亦所以助 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

故為其時曰冬。萬物於中也言藏收 其氣曰寒。冬之寒

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 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冬時

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

之。以温周密者。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

故。禁人私徙。地乃不泄。冬令行故 斷刑。致罰。無赦

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 大寒。乃至。甲兵乃

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

罰罪為。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 冬行春政。則泄

春陽氣。行夏政。則雷。夏雷行 秋政。則旱。謂冬氣是

故冬三月。以六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

長老。二政曰。言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

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歲。山者川歲謂銅銀之屬歲在

歲在川四政曰捕姦直付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

者也遷徙止流民圍分異雖分異謂五政苟時冬事不過

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頌秋榮冬雷夏有霜

雪此皆氣之賊也為氣反時則刑德易節失次則賊

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

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習武也作祀而寄德

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

也此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

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

其所失各以其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

風且熱旱災成公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心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曰

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

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

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

所修為故道生德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正生事

能生賢也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

事幹正直則是

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

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作也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

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

者亡中猶合也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

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

三之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① 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

之餘其言幼官贍而宥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

似勝呂攬呂攬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

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② 五行篇前文如冒叙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

玄簡不易輕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

官敬授之脩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

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無業籍合自

小正以來至呂攬可彙為一家書而後世五行

歲時等祔之六一業也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也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治也治者四也。治以理之本也教者五也。既

禮法則以守者六也。則設官以守之教立者七也。既

官以守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 通萬物本乎

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者器也。人並立而

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充也。天地生人人贊天

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道之始終也。

上七行稽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終者九也。與前

王比隆可謂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

王道之終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六月日。至。

掌六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

至陰生至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 通

稟陰陽之純以生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 通

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

也。即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

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

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 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

戴天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

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

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以開乎萬物以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

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

通此道妙之要直苞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

通道照應九六三皆微詞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董

通董屬下為句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

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

地位之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也貨暉神廬通暉曰

日次是日所集纏貨物也物集神廬此不易言神

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

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後以日次隅之所以

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

廣黃庭云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

曰天地水水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

地然後天地通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

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

天也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

凶是以其鬼不崇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

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

此中曰脩柴水上待天曰反視五歲不親曰治祀

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

為緒外者不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

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鐘

以律人情不失其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摧

其音音律之法也下皆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

緯日月用之於民後天能以移陽成德故通陽氣然

使人用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

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知其離絕也通若道

然後有行道然後所行不陽天地之然則神筮不靈

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黃帝澤祭治

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演天積

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死一

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

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
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
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
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
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
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
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
廩給也謂開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廩以給人

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辨於

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

李李徵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

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演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

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

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

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

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

聲通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

行周焉五聲生于五行搃出二氣故曰緩急作五
聲言五本于二也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

大音大音東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

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鐘名其義則未

聞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离主火离上

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為

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土合水火者

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先漸歛隱其常

冬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

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

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通人身一

天地陰符曰合發參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

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陰

生陽相生而後美曰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

御木行御時也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

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而王者為

調之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

侍之總別列爵謂總別等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

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而秘藏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發

故粟以田數用陳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衛順山

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

木區萌萌牙區別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鳥菱

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

其不癘雛癘殺也雛不夭麋麋毋傳速麋鹿子

之傷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亡傷緇祿緇無得傷損也

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日而畢春當

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睹丙子火行御天子

出令命行人內御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

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

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通陰從

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幣

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

和聘秋三時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

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

土行御評月令中央土寄于夏季土無定位又從

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

趙。按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丙午二日丙子故曰七十

二日而畢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二五為十百一年之數也注非

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于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合。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軋坤幾于毀矣。何也。有軋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

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

說也。毋以生而配父者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不誅不貞貞正也大揚惠言言大

正以助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出皆所以助國司徒令命順

惠之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也而

農夫修其功加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而

時氣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

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

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養擬供祭

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

謂門行戶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

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

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

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

師以伐不服象然則晝灸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灸

方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露而五穀鄰熟鄰熟

也陰陽氣通地質堅剛曰競氣歛還為環五穀次

收曰鄰熟隣相比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

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

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閑

止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謂其閑藏之氣羣聚之

則擗防盜賊以助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也伐檀柘

伐檀柘所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

貴天地之所閑藏也貴天地閑藏故收演生氣泄

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不足者驗天地之

氣歲也歲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也陽氣生

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窒陽外游而

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歲擱盜賊之中漏殺草

木鳥獸之外榮是為貴歲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

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羽卵者

不段散謂離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貴也臙婦不銷奔臙古

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開歲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開歲之政所致也

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

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人夫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

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天札

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

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

故君有危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

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

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

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

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

胎者臚臚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權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
管氏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
家最奇寃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盛楚越之滅吳都
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通戰
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兔懼
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沈溺下
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

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

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戰

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分其師衆人既迷芒

必其將亡之道力是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

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

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

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敵反作

應者我必無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

功故近於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自申以敵我

如此者近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主人其失度者

則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客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動作常能從理。通常

使我靜而脩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鈐陰節勝于為主。故

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

逆節萌生。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

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

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

其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

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

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

不違後天。天時不作。勿為客。者乃為客矣。動人事

不起。勿為始。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

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

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

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

人則發動而成。如此。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

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下可未得天

管子卷之五 四九十七仲

極則隱於德則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

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人以順理守之所謂成

功之道贏縮為寶時止則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

母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乃著故以為寶

成名遂身退也故窮寇勿追贖武必敗事若未成

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不謂常形也守常也靜民觀時

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

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贏贏縮縮因而

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

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地之

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盡

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通湯武之革命順天

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

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

求道德饒裕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通狀兵以女

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者也不敢以

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因而乘瑕無不勝矣

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

柔安靜樂雖復隱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瀆作也行德常能

謙讓不與物爭謙讓不與物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

然為也然為也行於不敢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莫與人

我爭我爭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

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先

德後刑刑以春夏順於天既順於人又微

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

人不能通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廩也是陰藏之

義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

蔽必為善明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

無能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

大明明凡此皆欲大周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

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明之大

德可以振起而物之祖如此則可代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

而取則通招搖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

天不能違時而况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

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大

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

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

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其

得獸為大明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

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大文三魯通三魯言其極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

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而貴義與德大

武三魯而偃武與力大文三魯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魯則武道

行也故能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

偃其武力通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

順順

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書也吾

以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羸縮死生一相

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

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

夏至摠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

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

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
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
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之包乎
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五玄
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
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于靜動乘乎
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
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
險神哉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
攫人心攫之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
險溺而沉則澹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
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
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
則敗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評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不怨也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不能也勝

之所以勝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

如畫如陰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

變常不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而成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遏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

以修理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

不交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曰政令

於正時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能立常

德之謂也能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能

和敬則其正衡一靜能守慎乎。慎平也言但能守

德日新也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

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謂行之日新可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

合於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短語十九

短語十九

評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

叙小言如不成章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通樂土惠君他邦所無往而

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

管子 卷五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評旨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評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搯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然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而竟莫為葺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

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麋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卑哉！舐痔、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為鑑，猶且後世之興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

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官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

之，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教，故利身體，便形無所慮圍也。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

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

兵自強。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

莫敢高言益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

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

也。埏音和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

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

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

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

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周

書曰。國法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

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

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

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

者不可恒也。法救則當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

治法違則亂也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儀表也君臣

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

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則任保也以法取人無

間識博學辯說之士則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無

偉服無奇行者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也皆囊於法以

事其主囊者所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

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

之謂以法收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

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士

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

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眾彊富貴

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珍

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恠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

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

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

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

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

恃權能廢置君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之子援立國相

附剪公財以祿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允如

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

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

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轉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

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

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

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

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

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

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

故曰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亦生

管子卷五 四二仲

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是後欲求令行不可得。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竒

邪乃恐。

則所立堅則不可動。若竒邪竒革而邪化。今則敗亡旋及。故恐竒音羈。

邪化。今

往而民移。

君之竒邪能。有革化則令纒。往而人己移心。而後善也。

故聖君失

度量。置儀法。

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

如天地之堅。

堅謂尊勝。

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

如日月之明。

無私。耀臨如。

四時之信。

寒暑之氣。來必以時。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君能苞上之四。

事故令往人從也。

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

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

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

君身不能自禁止也。

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幸其主。

妄希非分之恩

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

臣得不當得之恩則

主日見侵也

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夫怨毒日生也

夫

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

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

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離顧望其臣而為之也。

法而聽貴臣。

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

此所謂賢而威之也。

言

臣能威於君也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謂以金玉來事主也

主離

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

言富人能祿於君也

賤人以

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

服約謂屈服隱約也

主因離法而

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

言賤人善諂君聽之

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

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

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

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

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

君亦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

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

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

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

匈以聽於上。

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

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也。

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趙曰。白臆。也。注非。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

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

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

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

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

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

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

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致

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

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

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

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

也。賞不從令是教妄舉。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

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起

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故

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

而專之亦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

趙。按識當
作百官職乃
字有闕誤

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臣行

為兩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管子卷之五 立四百四十四

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此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是官何須求用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毀以

譽為賞罰則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

有公是之行事皆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死而邪臣起於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庭

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

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各務私事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資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人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管子 卷之五 四三手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

自舉度也

故能匿而不可蔽。

苟有材能則法自蔽也

敗而不

可飾也。

無功而敗法自量也

譽者不能進。

無材雖譽之而不能

也

而誅者不能退也。

有功雖誅之不能退也

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

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

明別則易治也。

明別則無偽濫故易

治主雖不身下為。

謂不為也

而守法為之可也。

但守法則

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評君道主於勝法之流弊也。帝王匹夫勝予民

不可下成秦之敗而至不可救則勝之流毒乎

小問尔云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書中

矛盾亦一証

評此等文湯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

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衰

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曰先秦而不知

微裔亢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

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

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存，然後從事。為故

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

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

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

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墮倪而傲從也。謂疲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

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

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蓄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

謂使人從善也。

威必足以勝。

謂勝合姦邪也。

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

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

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

既躁而僻，則難化，須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

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

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

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衆

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

民不安其居，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

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

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

莫不務於理也。

夫民貪行躁，而誅伐輕，罪過

不發。

有罪過者，不發舉也。

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

二者謂愛與傷人。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

良八為盜所害。

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

治莫貴於得齊

齊謂無非人也。

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

窘窘則民失其所葆

葆謂所持為生者也。

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

謂上有非人也。

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

至於利人。

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

留謂守常不變。

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

則勝。

無不服故君道立也。

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

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在

管子地員篇
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亡主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
治之國可異乎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
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
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
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
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
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

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
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
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
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
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農夫
供五日之食也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評曰禁末止奇。不與侈

靡矛盾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叢書之書

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

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

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

倍貸謂貸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兩澤則民

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

也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

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

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關市

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

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

故亦當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故逃徙者

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

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

而五穫謂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

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

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終歲之利無道

相過也。

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

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

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

有不生而致死者也。

通霸不務德而勤于兵故粟生之而隨

耗之粟生而不死者王。

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

粟

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

有粟則粟人歸之。

也者地之所歸也。

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

粟多則天下之

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

謂背舜而去者。

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

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

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

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

謂改易習。其常習。歐衆

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

利農則粟少。米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

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

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

今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
寄生之君。言楚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因治國之道也。
栗也

管子權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評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道。
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

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

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胃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果乎如登於天

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洳也

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官商使之通有為不如無為調

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不失氣德成而

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通定慧得果演

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如在已四言

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

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

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且

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

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耶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

也虛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生法故也其所以失

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

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守若能去六者則心反通自充

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

者心之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

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

忽然而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通若有若

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演心為神

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

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

窮無極狀神之妙尔稽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

形也自形內而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

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

莫聞其音則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

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淫淫乎與我俱。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士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于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假知岬在舟不知

允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

生則道在人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不知

故不遠也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及欲窮之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

道故隱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通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

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

修心則外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未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

命之曰道。天主正。天分四時也。地主平。地均生萬物也。人主安

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枝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

而從之。聖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可

以為精舍。心者精舍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生

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也。演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

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

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于死乎。死之為生乎

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

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

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入天矣。凡

心之形過知失生。其安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

神。一事能變謂之智。物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

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若萬物。無心者主也君子

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也得一之理治心在

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然

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

公之謂也。之謂理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

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

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

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

極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

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

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則

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

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嚴

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之而勿捨耳目

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也正心在中

萬物得度舉故萬物得度也無過道滿天下晉在民

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也但一言之解上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

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乃

治我心安官乃安皆從心之治安也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於心也亦藏心之中又

有心焉以心中又有心故通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

於心二人之生於心尔二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

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

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形然後言有

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許使然後

治不同有為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強益生曰祥

不治必亂理使而違亂乃死至故死也禍精存自生其

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也內藏以為泉原內

於精則無窮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

竭若水之泉淵之不涸四體乃固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泉之

不竭九竅遂通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

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感意外無邪蓄邪蓄生

管子崔管子崔

故內無惑意則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不逢

邪蓄自銷也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通不逢不遇解在在

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

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

骨自申強演皮膚耳目筋骨四驗深于道所以充形也

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歲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

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諸

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絛相人以是定其天

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圜天而履大方也地

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

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是謂內德行

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課也

凡道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微而未妙于化猶以

識入非以神解也有之無非無之無必周必密周密

則慎必寬必舒寬舒則必堅必固守善勿

舍勿舍則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既知其極反於道

德知極反德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和

管子管子卷其

於形容容心和者見於膚色體暢者善氣迎人親於

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

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也心氣之形明於

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

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

赤子乃能比赤子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刑不

足以懲過。畏刑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

氣內得此誠善心意定而天下聽。故天下聽也。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

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通逐逐役不休求

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求已者必須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

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

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

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能

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

不通則或致鬼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

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

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

不有淫過事雖遠大通鬼神通之萬物備存也思

索生知。近而遇思索通何思何慮多知為敗慢易

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

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

莫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善制者

不割善沒者不溺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

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

也。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天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

也。天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

人和乃生。二氣和乃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

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

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

管子卷十六

太四聖

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

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

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

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節其五欲去其二凶。為害故曰二凶。

不喜不怒。卒正擅。句。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

精不見徵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

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凶所以

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

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

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

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

傷而形不減。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

謂血銷滅而凝。注。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

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於和成。飢飽之失度

乃為之圖。圖之令。飽則疾動。飽而疾動。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

則忘其飢。於四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

困乃邀竭。困而邀竭。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

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
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
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
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
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
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謂其氣故比於雲意凡
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
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

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
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安而後慮慮而

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疇躊滿志

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

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

凶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得和則理平而丞

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

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敝不新成

故向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上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禊篇一

起。禊篇已下多非管子言。語意大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

東。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

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狐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

山纏束其馬懸釣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山也。鄒音臠。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鷦鷯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評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

佳者入古湯者不足攬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以時則國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

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

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

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

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

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

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

謂取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

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

謂美材可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

可為定數如此則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

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

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

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

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

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通矣吾通不出戶知天下

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

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視人必誠信然後為君夫恃不死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闡

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闡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

行不在寡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

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

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

其事既善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有向事以行此四言也。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

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嚴。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嚴。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

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

臣教則君能制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道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子言卷三

嚴誅數省有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

之弒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

棧馬所立木也。評傳馬棧工于箴栗禾工于順美浩浩乎

工于下士。此小問之雋言與澹澹古音新語自謂

芳芳不古。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

頃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

而棧敗矣喻小人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

已傳由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

管子卷之六四十八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祝鳧已疵。

獻胙。祝史鳧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不往。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泝古公曰

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

纔。激強之則爭。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春發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持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眇

眇。胡胡切。胡胡切。眇眇柔順貌。穀苗始至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莊謂苗轉長大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天

下得之則安。為人以為命。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

人命之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評。粟。禾

兩喻即隰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用

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

不築。則隰之材短耳。隰死而三豎進。五公子爭國

而伯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甚哉。仲知人也。曰

勿已。隰朋可。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瞠然

視。闐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感。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感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是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齒毀也國子摘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多言於干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有育者魚

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

有仇儻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

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匹與之為

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

彼是邪

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

也謀於是乃令之復復母復相代

時執席而食者代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

延而上

儻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

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

上謂使之問馬也

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

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

善以意度

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

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纒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

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

而手足拇動者

中勇外形

必應故手足拇動也

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有育者魚

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寧戚

有仇儻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

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匹與之為

寧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

彼是邪

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

謀於是乃令之復從毋復相代

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

延而上

儻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

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

上謂使之問馬也

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

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

善以意度

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

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纒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

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

而手足拇動者

中勇外形

必應故手足拇動也

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舉口相對即知其言莒

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

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

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也子其坐寡人與子

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管子權第十六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禱篇三

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反復

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六

臣所惑明夫馭馬者人馭臣者君也首舉七主

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
可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
忠緣為佞故哲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遁
而隣哉化矣議正而奇文亦奇以正但叙次平
耳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

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

得六過則為一是一是以

以繩七臣得六

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

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

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謂

有一德故能成美也陳用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

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

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

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通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

政簡民自和也則民反素也

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

而至故人皆反於樸素今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

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闥

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侯主好惡反法以

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喜決難知以塞明難

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

故明塞也。不常。從狙而好小察。所為必從而伺之

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通辭與寤同過主行一意

而莫知其失是不辭而敗辭則改矣則國失勢。古辭

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於也。主目伸五色。

耳常五聲。世謂然不曉識四鄰不計。四鄰與已

度而知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不。通司聲

不聽耳目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

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令

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主

主同則。臣主同則為句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

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去之而亂臨之

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去之必為亂任

必及故後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謂之振也臣

代無得也。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不辭則法

數日衰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也。主

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為治非也。微猜自聖上攬

權而下墮蔽此謂形彊精索中軋外植故曰緩急

俱植木槁而不為用也。槁之弊昏與淫等故兩曰

管子卷之...

芒芒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

治其事。則事多。則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宵臆以

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

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

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

之罰。通以已桎梏之類。自罰為戮。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

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

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兆皆主虞而安。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

主。在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闇。主失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

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

好小翬。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許吳

王好劍。去桓公遠。故管子重言十七。非其真也。死

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

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

不織。緇謂工。黑緇謂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

之毛。嘉謂倉庫。嘉謂倉庫。嘉謂倉庫。嘉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

趙是戰國後文字

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氣生。則令

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何以

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

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

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王舖猶馳車千駟不足

乘。林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鍾石絲竹之音不絕

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卒莫有人。人有反心。

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此管於物而失

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

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舉事不時。必受其菑

夫倉庫非虛也。必侈費無商官非虛壞也。必弃

未故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也。必

道背理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

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

足。歲既敗凶雖有義通富歲民義凶年民急時有

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

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

什伯之贏以通徵貴徵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

弃其本也

伯其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也訾限

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夫亡

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

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

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

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

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

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

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保大衍保謂焚燒令伐大

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禁也夏無遏水

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禁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

之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

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

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

漂流謂滿溢於隄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

旱甚則天冬雷地冬震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

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墓苴謂草山多

管子 卷之六
蟲蠹 蠹 即

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

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

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

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密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

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

愛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

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

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

立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

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

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

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

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

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

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數出重法而不克其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

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

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

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

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

亦法臣法言亦為斷名決無誅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

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

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澤飾臣克親貴以

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恬爵祿以為高

佯弃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為高則不

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失

則馬馬制制馬必以轡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法在

行事謂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假詐也故私道行

則法度侵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

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

僭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隙上既僭暗雖有危亡之

而巳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

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愚臣深罪厚罰以為

行深文入罪厚致其重賦歛多允道以為上允悅

多賦歛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謫厚罰多歛故記

稱之曰愚忠愚臣雖有忠於姦臣諂賊此之謂也主乃比之

管子權卷十七太四百六二

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

於君與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

罪不辜則與讎居。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

可惡。通讎與居則善士屏面諛日至而逆耳無聞

姦臣欲奸君權先以諛附耳奸君之意以自信而

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亂臣

兩亂臣政與兩主配一明諂以固寵一偽忠以

賈權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

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居為非毋動為善棟。其居

衆非者為毋其動也與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

佯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許主以治直也以

名者用非道雖為之必傷於上。通以非買名許主以治直也以

是傷上居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

偽善漸攻於君

禁箴第五十三

禠篇四

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薈為議逐
事為段逐段為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雅瑟
而不調其言法儉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幼官之

餘本業則地買之略似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
術五謀功則蠶種伯越之成筭也此意春秋末
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樸時行不似一人之筆

禁藏於胃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

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胃脅姦

生禍則我能制之萬里之外彼不能興姦也評呂攬

多此發端後世論冒昉于此夫冬日之不濫非愛

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策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

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冰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應夫明王不

美官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復於

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官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

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

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

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

則皆悅則皆悅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

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

誅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

刑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

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

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

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誅

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

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

盡然於皆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

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

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通管氏不聞

嚴誅必殺審於法耳此申韓之家託也用法者與

倚法者異管假于用商韓則倚而殉於以養老長

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夫不法法則明於必誅賞

治言不法者必以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

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

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吏不敢

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

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民之承教

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故法立而不用

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夫施功而不鈞位

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

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

德人誰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未。雖勤。似后。

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

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

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眾

民不能成。眾尚不成。况無眾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

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

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

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無移。

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

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不贍。大者以失其國。

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

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遠

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

所欲而安危異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

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

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

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

也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

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

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通記

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

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

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

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至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

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至乃禍之至是故君子

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

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及之事當效之也

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

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

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

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利害者

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取 **評**此

段言導利約而博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

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

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 **評**引弓而

太史公發之遂成貨殖傳一段長議漁人之入海

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乘危百里宿夜不

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

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

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

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

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之本

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所以 **評**此段言時政日星為

紀故事可列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其說本小正然

便而不鬯得入之心而為紀。紀所以法令為維網

維網所以張也吏為綱罟。綱罟所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

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

也修耕農當攻戰。耕農之推引鈹耨以當劔

戟。用鈹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鑠。蓑雨衣被著

管子權卷七 **古** 六百七十二

露若武備之有鎧鏽著甲周身若褐灸故曰鏽殖笠以當盾櫓取殖澤草以為笠若

武備之有看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事習

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春三月菽室煖造煖謂以

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

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

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通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

主滋潤侵人生毒故菽之煖之易之以去茲毒舉

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蕖為酒相召久禱而未

塞之相召謂因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

拊謂擊母伐木母夭英英謂草木母拊竿竿竿之

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

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發五正正謂五赦

薄罪出拘民解仇讎讎仇讎者所以建時功施生

穀也謂及時立農功通四時煩約參差其文

法也春為歲首乃其事詳夏賞五德謂五常滿爵

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

此皆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

冬收五藏五藏最萬物最所以內作民也凡此

管子權管子權

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故

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順天之

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和故風雨時五

穀實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

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

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民不虛治。必不失

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必昌

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

戰故則營已而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積於家故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也賞罰莫若必

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

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人無

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故奔亡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求而約不召

而來。不求徙無所容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

追之憂。人說不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

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

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評此段又承言計田此內政

之餘術。主于務農。足食占田。視後世橫征漁利。猶

為本法。去三代不遠。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

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

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

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

訟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菰素食當十石。果菰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評亦是貨殖。采本俚而實文。樸而實富。

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券入

竒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石之中也。故國有餘歲。民

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歲皆餘也。夫敘釣者。所以多寡也。敘釣

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

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少故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

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

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

伐者。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以政伐者。霸。見其

帝也。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成。功。評管氏之政。翦

我匡王存亡救敗未嘗傾入之一國于五謀功何
有謀功之說始皇用收六國漢高帝用滅項羽其
周末秦先策士之略乎出於孫武用間孫用之兵
勝一敵秦用之國并天下如管封三亡國絕一姦
太子鄰可并敵可壘而義不為也扶義者非全謀
功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
各權則其威分也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力不齊故內衰也
臣不用其國可危力臣既不為君用二曰視其陰所
故其國可危
憎奪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
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

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可知也三曰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廣於嗜欲遺以竿瑟美人

以塞其內耽於竿瑟美女則心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

蔽其外耳目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外內蔽塞可以

成敗內外蔽塞則不理擁四曰必深親之如典通典

疑與字悞之同生典常也若常陰內辯士使圖其

計私俠辯士令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內
特而氣高也

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
今背絕使兩國

之意相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
其士必鬪

管子權卷之六

兩國教則小傷大國以承其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
也得失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
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
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
可奪人之去亡邦國殄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權第十七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演九惠王政之大也王者贊化以左右民必先
於此人不足補之以王即補之以天王代天者

也天所不至唯王能至之天為民立王也非民之為天必黜王不祀故勿謂法家法不依王不道伯不匡王不行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

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

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

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

上共棺塲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若何所欲

求訪其所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

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

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

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

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

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

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

之勝而哀憐之勝瘦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啞跛蹙徧枯握遞

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疾既養之又官通疾官為甸唐有病坊主坊即疾

官也而衣食之謂官給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

其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

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

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事之事謂供國此之謂

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

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

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

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

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

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

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

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

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財謂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督名

禘篇六

評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安徐而靜 人君居位常安 柔節先定 以和柔為節

後可 虛心平易以待須 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

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 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

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 察不可望風則有

所距有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 既未審察輒有

失守或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

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 神明之德正靜其

極也 既如山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

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 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而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之宜故須問之。燮感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通。煬竈附耳。都為熒惑。半在近侍。參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蔽明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目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通。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

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周不

則泄其機事故臣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外內不

通安知所怨。不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

更變

右主察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

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

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禘篇七

①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

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

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

知之故莫若延謗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夫且咨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乎士有百
行君有萬幾幾之為萬微矣神矣故世之昌也
達其口而延之也防其口而壅之明臺衢室
告旌諫鼓摠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於延聰
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輜軒奏曲於房廂
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日不足
而後聾其君者導之曰翹過曰沽名曰調利乎
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為戒之益非益嘗

所賞諫象狀者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
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開
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
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
善哉噴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
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
一卿為政不亾為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
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

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

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已人所惡行之非黃帝立明堂

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

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

備訊喚訊問也喚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

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

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噴曰

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

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內之可謂正士

於噴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為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

事奉職而不怠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

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襟篇八

①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為

中歸重于水官官土者惟水官民者亦惟水也

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
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
演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
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
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為水
經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
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
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

題。此篇制法周官其子不能作

言其處深厚岡原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內為落渠之寫

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演形家之法

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
宅奠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絡
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
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
民生之而矣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民愁墊
隘所以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乃以其天材地之

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

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乃分別乃別制斷之。其地制

而斷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

不成術而餘。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

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

也。國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

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

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

郭外為之土闔。闔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

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鉤也。謂

荆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

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

繕脩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

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

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

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

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

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

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

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

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

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山之溝。一有

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

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

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因而扼

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

有暴溢。或能漂沒。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

於淵石。謂能漂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

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領謂領。甌

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甌。甌私空其中。使前後

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

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通建甌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水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

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為時封灑行。留而

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甌

甌而走上之則鉉與圭之禍壑乎為除害而速延

之乎迂道勢行政以引高漸下也乃迂其道而遠

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水之性行至曲

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

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杜曲則擣

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杜曲激則躍躍則倚

倚後相排也謂前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

中則涵圓流無所通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

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

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通輕法

不孝天灾歲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顧也故五害之

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所謂與天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

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

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

其祿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

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

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令曰常以秋歲

管子地員篇

未之時閱其民。省閱謂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

比地有十口五口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

謂其幼小不在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

後者則免之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

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都以臨下。視有

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

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與三

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

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冬無事之

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什一。雨葢

什二。雨葢所食器兩具。每人有之。錮藏里

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後常令水

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

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

苦惡者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

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母後時。謂將領之其積薪

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其作土也。以事未起

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演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傷之諸侯國自為救一并郡縣而患乃專移之天子耳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既防用隄隄固所以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之法具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

蘇云何事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衣據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瓠子金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矣上水用導中水用隄下水用濬歲濬其游增其隄水可平行無決安導焉背其法而動主開鑿鑿而河菟廢者今幾矣空水衡之錢而動沿河之作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患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脩早獨治其守弛其脩遲弛而遲故害大而不可救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

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黃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今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

十四 管子卷之五

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蕪絲草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馬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曰把百曰舖評一日把百曰舖可作田家諺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郟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

管子權

卷之五

十四

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
 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
 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
 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
 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
 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
 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
 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
 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

令之家起火為温其田及官中皆蓋井毋令毒下
 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蓄害之下
 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演天蓄害之下也
 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
 而奉今有養生為道之人貿貿俛俛而不知何有
 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
 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
 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
 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

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化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

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評行河使者當書此座右，何必玄夷白馬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權第十八卷終

管子地員篇

五百三十一



御